

“黄河人”用歌声向电影致敬

——写在黄河艺术团《金秋月圆》电影歌曲欣赏音乐会落幕之际

孙殿涛

对于年龄在四五十岁，特别是来自大陆的观众来说，大都对电影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一方面是因为电影曾经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依托曾经陪伴人们走了多少乏味的日子和无望的生活。因此，2013年11月2日，在马州蒙郡西北高中的舞台上，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当那些熟悉的画面扑面而来时，许多观众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是电影将大家带入了那个难忘的年代……

你听，《The Sound of mu-sic》、《菊花台》、《Over the Rain-bow》、《我的祖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杜丘之歌》、《酒神曲》、《丽达之歌》、《人证》、《歌剧魅影》、《绒花》、《啊朋友，再见》、《红莓花儿开》《鱼光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怀念战友》、《我爱你，中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哇塞，27首动人的旋律，27首发自心底的歌声，27首经典中的经典，27个让你无法忘记的精美画面，包括与众不同的舞美、灯光、音响，特别是视频，着力为观众营造出一种极具有穿越感的视觉空间，满足观众在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可以说，黄河艺术团的演员们用自己的才艺扮靓了这个平凡的夜晚，用自己的敬畏和真心向伟大的电影致敬。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对记者说，我离开中国将近三十年了，因为英语不灵光，在美国很少进电影院，但今天不同，仿佛我一下子看了二十多部电影，尽管背景画面只是片断，但加起来比我在美国三十年看过的电影都多。那么多熟悉的人物和故事重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估计今晚我会睡不着觉，太精彩了，谢谢你们！谢谢黄河！

一位阿姨告诉记者，原以为随着电脑、网络的兴起，人们对电影或许不再感兴趣，但看了今晚的演出，听了这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我才知道，电影带给人们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特别是那种怀旧的情感和对往事的追忆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是你们把我们带回那个年代，让我们体会了一把穿越时空的味道，实在是太享受了。

团员陈均慈特意请了她的美国老板和同事去看演出。这几位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和非洲，黄河的演出让他们惊讶不已，而丽慧老师的演唱更被她老板认为是“Super Good”！这姐几个还哭着喊着想加入黄河。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丁羔先生专程从纽约赶来观看演出，他说，看了黄河的演出我很激动，也很亢奋，一是因为那么多熟悉而亲切的旋律让我热血沸腾，欲罢不能，恨不得冲上

台去，来上一段，我可是听着这些歌声长大的；二是黄河人才济济，虽然都是经典老歌，但经过你们的精心编排，使每个节目的形式都非常新颖，特别有创意，特别生动。

我们知道，黄河艺术团作为大华府颇具实力的艺术团体之一，凭着对艺术的无限挚爱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台极具水准的专场音乐会。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自十年前开始关注黄河起，像2007年的“纪念王洛宾作品演唱会”，2008年的“‘世界之旅’专场音乐会”，2009年的“金秋月圆——两岸三地艺术家中秋文艺晚会”，以及2012年的“纪念施光南专场作品音乐会”等等，无一不给华府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华府观众有了更多的期盼。

我们不知道，黄河人为了这台晚会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

笔者在演出结束后，黄河团员相互间的电子邮件上看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或令人感慨，或让人动容。

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当电影音乐会的主题定下来之后，韩维受团长吴崇熙和张丽慧老师的委托，按照“经典影片”、“战争故事”，“动画片”、“爱情故事”、“传奇故事”等五大板块，从浩如烟海的电影歌曲中精选出41首作为推荐节目单。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正是这份推荐节目单奠定了最后演出的雏形。用韩维的话说，看到自己尽心尽力参与策划的音乐会，从最初的“纸上谈兵”经过“核心艺术小组”多次的讨论和修改，变成一个个鲜活精彩的节目，感到无比的开心。

下面是黄河艺术团指挥兼艺术指导张丽慧老师一天的工作时间表：上午十点开始上课至下午四点，五点钟出发，一路堵塞七点半抵达笔者家试服装（邻居朋友的印度服装）并参加艺术小组会议，十点半会议结束回家，笔者凌晨2点收到丽慧发来的邮件……而令人感动的是，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极致，而是随意抽出的一份。为此，在笔者发给丽慧老师的几乎每一封邮件中，总会下意识地挂上一句，注意休息！

作为本次演出的总协调，团长吴崇熙不可否认是黄河最最忙碌的人，每次排练别人可以请假，她必到。从协调核心艺术小组和负责灯光音响的技术小组开会；几次确定去学校礼堂看场地；去潜在赞助商公司开会；到落实舞台票务灯光音响和后勤的义工……真的是废寝忘食。在政府工作的她说，多亏了政府关门，要不然好多事情没时间搞定。笔者粗略地统计，自今年四月底音乐会启动以来，吴崇熙所发的邮件达到几百封，字数加起来起码一部中篇小说，演出前的密集程度更是超出想象，最晚的一封邮件凌晨3点钟发出，好疼人呐。

与华府每个合唱团一样，让男生整个小节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黄河爷们儿的几个节目，像“酒神曲”、“杜丘”、“‘啊朋友，再见’”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整个音乐会挺出彩儿的节目。有位黄河团员演完几天了还在念叨，“‘一想起这哥几个就想笑！’”

要知道，舞蹈艺术指导龚蕊可没少花功夫。演出前两周因为排练质量不过关，“酒神曲”和“杜丘”被丽慧老师“威胁”说要砍掉。多亏了龚蕊把男生们整到一起连吼带嚷地强化“修理”了几次，才有了今天看到的效果，那叫救火！

要说黄河最亏的一位非袁晓方莫属，节目准备了半天压根就没演（正好赶上要出差），尽管如此，可活儿却少干。由他负责的节目单改了不下几十遍，晓方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很多活儿是在飞机上，或者外州的酒店里完成的，那叫遥控。

李菲大师是黄河一宝，被大家交口称赞的海报和背景设计都是出自李大师之手，尤其是开场前的那几个老电影厂的片头回放，特别令人兴奋。先不说这得耽误多少功夫，就其独到的手法和技巧在华府也是无人能敌，那叫穿越。

为了筹集演出资金，黄河在今年八月搞了一个小型的募款内部演出，华府四大专业歌唱家彭瑜老师、张丽慧老师、肖玲老师、万谨老师拨冗助阵，吴崇熙、刘萍、余鸣、张人姝、孙殿涛、郭能华，刘渊等团员慷慨解囊，一个晚上就搞定了三千多块，让人好感动，眼泪哗哗的。

在华府搞演出的人都知道，最难的是推票。但黄河很幸运，因为他们有华府最大“票贩子”沈月亮负责票务。她的精明细心和稳成冷静，加上有小姐妹曹云等的鼎力相助，最后剧场基本座无虚席，那叫能“忽悠”。

一台演出最难搞定的就是舞台监督和音响，华府最著名的舞督沈家宁和“著名”音响师萧虹、陈佑增这次亲执导筒，佑增更是在演出当天下午被叫来帮忙。演出还没开始，老几位已经脚不沾地，四脖子流汗，那一大把从四面八方借来的麦克风和耳麦下午走台时并不听话，互不兼容，急得萧虹眼冒绿光。最后你猜怎么着，愣是让萧虹给驯服了，到晚上整场演出还算顺利，麦克风居然没再出杂音（尽管它偶尔不响），那叫奇迹！

这里还要感谢小钢琴家吴佳韵，14岁的小姑娘从今年春天开始跟随黄河每周五的排练，成绩优秀，功课繁忙的她对做这个工十分的认真和用心，黄河的叔阿姨们可感激她了。

有几位老伯伯从银光老人动中心专程来看丽慧演出，演快结束的时候，一位老伯伯焦急起来，赶忙询问旁边的观众，怎么没看丽慧老师的独唱啊？人家告诉他唱完了呀！就是穿印度衣服唱《达之歌》的那位。哎呀，我怎么看出来呢！为啥没看出来，因为丽慧老师年轻了呗。这可要特别感谢笔者的那位印度邻居，听说需要印度纱丽，美女邻居一下子拿出五六套让丽慧挑选，不仅如此，还有从头到全套的印度饰品……这叫啥，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整场晚会好人好事多了去了，无奈何我已经口干舌燥，只能点到为止，请大家原谅啊……

黄河最“年轻的团员陈达海在演出结束后的邮件上写道，很开心，来黄河不久就享受

了《秋季电影音乐会》这饕餮盛宴，真的要谢谢筑麟及其它老师的帮助，使我能很快溶入这个温馨的集体。直到现在，我还自鸣得意在《啊朋友，再见!》中那段俏皮、煽情的口哨声中（那可是我和张军吹的）。通过这次成功的演出，我觉得黄河艺术团不愧拥有“黄河”这个大气磅礴，不同凡响的名字！未来——相信我们还能做得更好！

有人问了，黄河这点事儿你咋知道得这么多，别猜了，因为俺还是黄河的一员，刚入伙的，哈哈！

（2013年11月8日）